

收藏故事

世界顶级艺术品收藏家、西班牙女富豪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最近首度向公众展示自己神秘的藏品

这个美丽女人借助艺术品收藏走出人生低谷

艾 微



图为西班牙女收藏家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

在西班牙富豪中排名第九

前不久，在法国巴黎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从苏巴朗到罗斯科：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Alicia Koplowitz）收藏品展”虽然悄悄地拉开了帷幕，但是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展览展出了从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收藏的大量丰富的艺术品中精选的 53 件作品。这 53 件作品从西班牙古典艺术大师戈雅、苏巴朗的油画，到意大利 18 世纪艺术家提埃波罗、加纳莱托、瓜尔迪的杰作，从土鲁斯-罗特列克、梵高、高更的画作，到对毕加索、格里斯、冈萨雷斯等西班牙画家的特别关注，从当代画家弗洛伊德、罗斯科、巴塞洛的作品，再到贾科梅蒂、布儒瓦、里希埃的雕塑……一个全都是艺术史上闪耀的名字，展出的作品横跨几个世纪。

展览的消息传到她的家乡，让西班牙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位女收藏家的异常低调。在马德里，她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此前，她只将部分收藏品借给过博物馆临时展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展示，其中有许多作品都是第一次面向公众。

按照《福布斯》杂志的计算，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的身家超过 25 亿美元，在西班牙富豪中排名第九。她父亲创办了西班牙建筑业巨头 FCC 公司。1997 年，她把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股份以 8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姐姐艾斯德尔·考普罗维茨，然后一手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Grupo Omega Capital。

“她没有组建收藏家协会，也没有聘请顾问，她更偏爱独自做决定”

早在与丈夫结束 20 年的婚姻之前，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就开始了艺术品收藏。而在离婚以后，这一爱好对她来说有了更多的意义。“作为逃避孤单的一种方式，她投身于艺术世界，并日益精通。”本次特展的策展人巴勃罗·梅兰多（Pablo Melendo）说。

为了这次特展，很少公开发声的考普罗维茨回顾了自己的收藏历程以及对艺术的喜爱。“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世界四大艺术博物馆之一）的情景。那时我 7 岁，是我上的法语学校组织我们班同学一起去的。当我第一次站在《宫娥图》（西

班牙古典绘画大师委拉斯开兹代表作）前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次我想到这幅杰作，这种感觉都会再次涌来。”“我也同样记得在这家美术馆欣赏雕塑时的感受。我相信，就是从那时开始，雕塑对于我来说成为了与绘画同等重要的艺术元素。”“读初中时，我特别喜欢绘画课。青春期的时候，我经常去雷科莱托斯大道上的一个绘画学校。它就在一家咖啡馆的顶层，那里聚集着许多艺术家和诗人。当时，我想要画画。”

在当代世界艺术品收藏界，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是一位异常低调的收藏家。对于中国收藏者来说，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似乎也远不如那些浮在水面上所谓的收藏家的名字来得熟悉。但是，来自西班牙的今年 63 岁的女收藏家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所拥有的藏品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私人艺术品收藏之一，她是当今世界顶级的西方艺术品收藏家。而她的人生故事和收藏经历也是如此一波三折，精彩纷呈。

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人生当中的第一件收藏品是 17 岁时在巴黎购得的。“那是在德鲁欧拍买行。在那里，我拍得了一件赛佛尔瓷器。我一直收藏着它，这是一件给我带来快乐的收藏品。”对于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来说，收藏是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像一块盾牌，帮我抵挡人生中的各种更迭，指引我探索内在的路径……”

考普罗维茨最初关注的是古典艺术大师的作品，她收藏了许多 18 世纪的法国绘画和家具。但是艺术品市场上真正有分量的古典大师作品相对稀缺，这使得她转而开始关注当代艺术。据说，她每年都会至少购入一件重要的收藏品来犒赏自己。

策展人巴勃罗·梅兰多这样形容这位女收藏家：“她并不急于求成，也不大肆收拢。她没有组建收藏家协会，也没有聘请顾问。她更偏爱独自做决定，有着扎实的艺术史功底。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花很多时间来看书。”

最近，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的已故俄罗斯收藏家谢尔盖·史楚金个人收藏品展刚刚落幕，创下了 120 万人次的参观纪录。史楚金收集那些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下有争议的作品，即使有时这种选择与他自己的品味相悖。而与史楚金不同，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只收藏她喜欢的作品：“我收藏的每一件作品都能带给我某种情绪，有时甚至是一种迷恋。”

“她在收藏时，潜意识中偏爱女性主题”

考普罗维茨的收藏有一种对女性主题的偏爱。“这并非她有意为之。”梅兰多说，“事实上，直到我们筹备这次展览的时候跟她说起，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收藏有这样的特点。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潜意识在起作用。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失去了父母，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地奋斗。这或许

是一种解释。”

由于严格的出口限制，最好的西班牙古典大师作品都没有出现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而是在西班牙被最有身家背景的人士收入囊中。本次展览展出的这幅西班牙古典画家潘托哈·德·拉·克鲁斯所作的《布拉甘萨公爵夫人肖像》，是考普罗维茨 10 年前直接从画像女主人公的后人手里买下的，在此之前被同一个家族代代相传了 500 年。

潘托哈·德·拉·克鲁斯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和菲利普三世的御用画师。这幅作品是弗里亚斯公爵在女儿安娜——也就是日后的布拉甘萨公爵夫人——出嫁前向他订购的。画家在描绘人物的服装、配饰，特别是轮状褶皱蕾丝领时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突出女主人公尊贵的社会地位。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对面部表情的刻画，作品展现了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在离开父母、嫁为人妇时的微妙情绪。她在 4 年以后，年仅 22 岁便离开了人世，留给父亲无尽的悲伤。而她的长子日后成为了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若昂四世。

西班牙绘画大师戈雅画笔下的阿罗伯爵夫人有着相似的命运，贵族少女精心绾起的发髻上插着一朵山茶花，薄如蝉翼的纱裙上装点着刺绣，略显婴儿肥的脸上稚气未脱，表情恬静，但坚定的眼神又似乎在打消人们对她能否胜任妻子这一角色的怀疑。可惜的是，画作完成一年后，这位女主人公便离开了人世。

时间推进到近现代，考普罗维茨所收藏的近现代名画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土鲁斯-罗特列克创作的《看书的女子》这幅画作中的女主人公，是他住在巴黎蒙马特时从小认识的邻居海伦娜·瓦丽。画家欣赏她的面部轮廓，称赞她“希腊式的侧影无与伦比”，在 1889 年前后为她创作了好几幅肖像。这幅《看书的女子》，画面中的海伦娜似乎无视画家的存在，完全被眼前的书本所吸引。土鲁斯-罗特列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配饰，着重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技法上，可以看到日本绘画风格的影响。与此同时，这幅作品也是当时这一年轻而有活力的街区的生活写照。用记者、评论家泰奥多尔·杜赫（Theodore Duret）的话来说，那是“绽放的蒙马特”。这幅画也被画家本人看作是 he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考普罗维茨在 2011 年将其纳入收藏。

奥地利绘画大师席勒最为人们所熟悉

的是他的自画像和带有特别意味的年轻裸女像。而在考普罗维茨收藏的席勒名作《穿蓝裙的女子》中，画家捕捉的蓝色剪影修长灵动，让人不禁联想到法国现代派诗歌巨匠波德莱尔的《致一名过路的女子》中的诗句：“一个女人走过 她那灵动的手 提起又撩摆那带有花饰的裙褶。”我们似乎能感觉到迅速流动的笔触所传递出的情绪，画面中的女子面容模糊，身形优雅，背对着观者，似乎马上就要离开人们的视野……“我不知你何往，你不知我何去，啊，我可能爱上你，啊，你该知悉！”

近些年来，法国绘画大师莫迪里安尼的作品成为艺术品市场上的宠儿。考普罗维茨收藏的带有莫迪里安尼画家鲜明个人特色的名作《戴项链的红发女子》，是该作品首次向公众展出。女主人公慵懒的姿态透出一种淡淡的忧伤，一头红发在灰色背景的晕染下愈发神秘，充满诱惑。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她刚刚剪去长发。为画家做模特的任务一旦完成，她就会起身去蒙马特的露天咖啡座喝一杯，独自抽上一根烟。

“一个展览，两位女收藏家”

考普罗维茨此次将个人收藏品展交由巴黎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举办并非偶然。她对巴黎相当熟悉，对这座博物馆一直以来有种特殊的情结。因为，它是由爱德华·安德烈和娜莉·雅克马尔这对收藏家夫妇的私人宅邸改建而成的。

这座博物馆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女主人娜莉·雅克马尔的影响。娜莉·雅克马尔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平凡家庭，但在一位贵妇的支持下，她得以学习绘画，年仅 22 岁便有两幅作品被选入官方沙龙，成为一名肖像画家。

娜莉是受邀为爱德华·安德烈画像时认识这位富有的银行家的。9 年以后，两人结为夫妇。当时，雅克马尔 40 岁。在夫妻俩共同生活的 13 年里，他们游历欧洲，尤其是雅克马尔喜爱的意大利，不断带回珍贵的收藏品。如今，博物馆里珍藏着波提切利、伦勃朗、提埃波罗、弗拉戈纳尔等大师的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考普罗维茨延续着雅克马尔对艺术的喜爱。难怪一篇评论此次特展的文章取了这样一个标题：“一个展览，两位女收藏家”。

（作者系艺评家）



图一为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所收藏的法国著名画家莫迪里安尼的《戴项链的红发女子》，图二为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所收藏的 16 世纪西班牙古典大师克鲁斯的《布拉甘萨公爵夫人肖像》，图三为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所收藏的奥地利著名画家席勒的名作《穿蓝裙的女子》，图四为举行“从苏巴朗到罗斯科：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收藏品展”的法国巴黎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外景。（图片均为本文作者提供）



佳作赏析

方寸之间，亦见世间万般风情

张立行



▲集市
王元鼎作

▼鸡趣
王元鼎作



这似乎是一个大画“横行”的时代。画家喜欢画大画，展览偏爱展大画，藏家青睐收大画。好像不大不足以显示出作品的分量，不大无法展露画家的才情，不大不能吸引公众的眼球。

然而，王元鼎先生是这喧嚣时代的例外。由于职业关系，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上海艺博会。在那些扑面而来的华而不实、苍白空洞的所谓大画包围之中，王元鼎先生仅有“16×23cm”、“20×30cm”尺幅的油画委实显得有些小，但这些小油画恰如一股清流，乍看不起眼，细品回味无穷，格外清新。

王元鼎先生小油画的主题无关宏大叙事，所画的大多是“鸡零狗碎”的南方乡村的日常生活：欢快的鸡群，调皮的猪崽，护家的小狗，嬉水的鸭子，乡村小道，农家庭院……看似平淡无奇，但每一

幅都是那么温馨和美，笔触精到，画面饱满，呼之欲出，融合了王元鼎对人生况味的独特感悟。没有对乡土的真爱和大爱，是断然画不出如此感情真挚的画作的。小油画蕴藏大境界。

王元鼎先生并非不擅大画。他曾经创作过一系列各种题材的油画、水彩大画，颇受称誉。当年因为画得好，仅 18 岁的王元鼎便被派去北京创作大型主题油画。

时势易移，人的创作也会随着心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年过古稀的王元鼎现在更钟情于小油画创作。尺幅千里，在这方寸之间，他似乎更能展现才情、性情和对生活、艺术的丰富体验，尽显大千世界的万般风情。

画不在尺幅大小，关键是要必须体现画家对生活别具只眼的发现、开掘和不同寻常的艺术处理。在世界美术史上，不乏小油画成为传世经典之作。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比八开纸大不了多少，但是维米尔以天才般的手法精彩展现了画中少女那惊鸿一瞥，令无数观众为之销魂。

王元鼎的小油画描绘细人毫芒，明暗层次细腻，色彩变化微妙，笔法圆润，不露锋芒，常令观者观后有会心一笑的愉悦。一般而言，绘画长于表现瞬间，而不长于表现过程；长于表现静止，而不长于表现运动；长于表现空间，而不长于表现时间。而王元鼎先生却善于在画面的瞬间展现出令观者能够产生丰富想象的动感场面和空间，反映了他对表现对象的深刻理解和高超技巧。

王元鼎在画坛其实是一位“早慧”的艺术家。他出身艺术世家，外公孙雪泥是名画家，名出版家。从小往来无白丁，谈笑皆名流。6 岁起开始习画，成为李慕白、谢之光、唐云、江寒汀、张充仁、哈定等中西绘画大家的弟子。他“左手”画国画，“右手”牵西画，中西交融，别开生面。他的油画骨子里透出的是中国水墨的韵味，寄托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记得中国油画大家靳尚谊说过，油画虽然是外来的绘画形式，但是，中国人画油画必须灌注中国人的情感，这样的作品才有价值。虽然生长在城市，但是王元鼎却对中国的乡村情有独钟。年青时，因为偶然的机会，王元鼎到江南的乡村去写生，从此迷上了中国的乡村，爱上了乡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以后，中国南方的乡村成为他常来常住之地。他自称“待在中国的乡村远比住在美国的洛杉矶更加自在”，乡村中的一草一木一物都成为他魂之所系、梦之所归、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过去读西方美术史，总是被 19 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艺术家那份对法国乡村的深情所感动，以后亲眼看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也便有了更深的理解；得知王元鼎先生的创作经历后，我同样也为他那份对中国乡村的情感所折服。因此，王元鼎先生今天能够创作出如此精彩鲜活的乡村题材小油画绝对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艺术家以油画向世界所作的“乡土浪漫宣言”。

在王元鼎先生的乡村题材作品中，鸡画无疑是他近年来所着力经营的一个艺术品种。在王元鼎先生的妙笔下，不管是

小鸡还是母鸡、公鸡，也不论是单个鸡抑或一窝鸡，莫不神形毕肖，生动鲜活。但是，仅仅用“神形毕肖，生动鲜活”这 8 个字来评价王元鼎先生的鸡画，那显然是低估了王元鼎先生鸡画的价值。在中国绘画史上，历来有擅画鸡者。远的不必说，近现代画家中就不乏画鸡的高手圣手。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善画马，但是他的鸡画也是别具一格。徐悲鸿特别爱画雄鸡，往往在鸡画中蕴藏了深厚的政治寓意。他 1937 年创作的名作《风雨鸡鸣图》，画面上是一只站在暴风雨巨石上的雄鸡，并题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16 字，寄托了徐悲鸿盼望仁人志士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发出救亡的呐喊的良苦用心。现当代画鸡最出名的画家当属南京艺术学院已故的陈大羽先生。陈大羽画鸡，笔墨恣肆，英姿勃发，桀骜不驯，气势凌人，豪放雄强，确实开了鸡画的新境界。但王元鼎先生的鸡画既无“微言大义”，也不豪放雄强，霸气十足。他的鸡画充满温情，他笔下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鸡都是那么悠然自得，享受着宁静的田园之乐。王元鼎是以平视、欣赏、审美的姿态在画着这些鸡。与其说他是在画鸡，不如说他是借这些寻常的鸡，表述他对中国乡村和生活在这些乡村中普通村民的热爱之情。这也许才是王元鼎鸡画真正的人文价值所在。

王元鼎先生作品展于 6 月 23 日至 27 日在上海朵云轩举行。60 幅作品足以呈现出王元鼎完整的艺术世界，令观众领略到他别样的绘画风格和魅力。